

## 陳光興

文：林喜兒



陳光興教授跟我們文化研究系關係密切，他說：「都是老朋友。」

在陳清僑教授的辦公室跟他聊天，「Stephen 真是個大範！」甚麼？恕我孤陋寡聞，「台灣有這樣一個形容詞，形容很有能力跟人協調，很懂等調解，開創新局面。」是的是的，就此在香港開創了文化研究這個學術新領域。

問：一番美言後，當然要回到陳光興的故事，讀新聞及大眾傳媒，也走上了文化研究之路，台灣的經驗又是甚麼？

答：「我在八十年代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唸博士，那裡的大眾傳播學院很自由，可以到處去聽課，就在那時碰上 Stuart Hall，我想是在 84、85 年間，當時在編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，出了一個 special issue 是關於 Stuart Hall，大概是在那時開始結緣。回到台灣後是一條很漫長的路，慢慢發現產生於 60 年代的文化研究不只是英國的東西，也擴散至世界各地而跟本地文化分析批判給合，因為這個學科不純粹只是『跨領域』，也非常強調『在地性』，好像 93 年 Stephen 在香港搞文化批判的國際研討會，我們 92 年也在台灣搞文化研究的會議，其實每

個地方關注也不一樣，台灣就是連接八十年代的民主化運動，因為有這個空間出現在媒體文化批判的浪潮上，再往前連接其實可找到更多，你說魯迅不是文化研究嗎？再追下去其實就是更大的文人的傳統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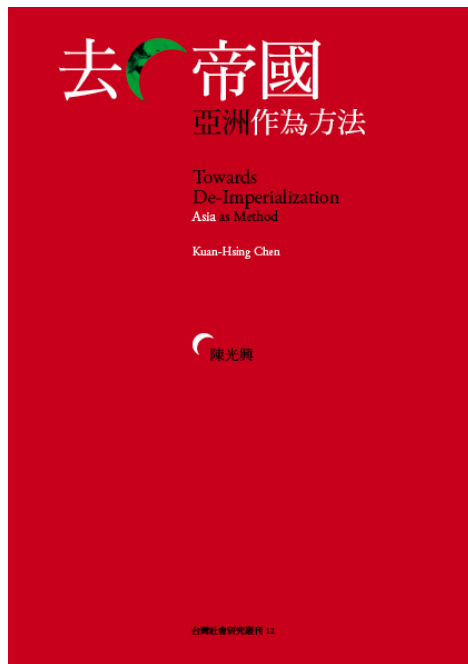
問：你會怎樣回答「文化研究是甚麼」這個問題？

答：「這確實是尷尬的問題，別人問你的學業是甚麼，你說文化研究後就好像說不下去，用很簡單的方法說，好像問社會學是甚麼，就是研究社會，那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文化？那文化又是甚麼？

對於這個相對新的學術領域，確實是很難回答，因為從學科的觀點可以有不同的切入，有些是社會學有些是人類學，也有不用學科出發，以關注問題的觀點看。肯定的是到今天也沒有共識，意思是我們並沒有規定那些是必讀的 classic。不過大概也有基本的一些共識，因為文化不是完全獨立的東西，跟社會、政治、經濟都有關係，而為甚麼有這個學科出現，就是其他學科沒有辦法解答一些問題。而文化研究作為交叉的一個領域，有其靈活性和彈性，而所關注的所謂文化問題就會在這些交錯之間存在。

更多人也會問像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是 ethnography 等等，那文化研究的方法是甚麼，她可能是調動不同，甚至是自己創造方法。或者可以這樣說，跟別的學科的差別是其開放性，以社會學為例，一般是尋求社會學科內的認同，而文化研究是面對學校以外的社會，而其忠誠不在這個學科內。我也在大學裡教文化研究導論，第一課就跟學生說，不是你唸完這一科，答案便清楚了，而是說從我們的關切去發掘那些重要或未曾出現而需要補足的東西，當然這些東西很多，包山包海，學生自己要找對自己有感覺的部份。我認為文化研究最有意思的部份就是沒有共識，所以更有活力。」

問：你的著作《去帝國：亞洲作為方法》2006 年出版，中英文版以外，更出版了日本和韓文版，在亞洲地區的學術界早已引起廣泛討論，可以談談這本書的緣起？



(圖片取自：<http://flaneur.tw/?cat=37>)

答：「那大概是在九十年代，自美國學成歸台的反思。我的經歷跟那個年代一般的台灣人無異，大學畢業，當兵後出國進修，香港人會到英國，他們便是美國，拿完學位便回家教書。美國是台灣唯一的參考，中國大陸當然不存在。在美國唸完博士回台灣，發覺過去對於美國的論述好像過於單一，美國作為唯一的參照也是不足夠，即使要跟她學習，也不是這樣簡單地只學好的東西，不好的也要理解，這個模式是出了問題，於是便問，那應該怎樣去調整。後來開始到亞洲不同的地方，發現幾乎所有亞洲地方都是看著紐約倫敦，非常單一，與此同時亞洲地區之間彼此卻沒有扣連。我以亞洲作為方法，其實就是調整一下，讓眼睛看到更多的可能性，我們必須有更多的參照點。」

問：提到參照點，為甚麼你說對應香港的應該是新加坡？

答：「香港人很少會這樣想吧，大概是彼此存在競爭性，香港與新加坡不只是同為英國殖民地，而是兩者都是 city-state，而人口相約，像新加坡的人口怎樣能跟印度相比，反而跟印度參照的應是中國，不論在人口還是歷史上，中國跟印度是相對地可放在一起看。」

問：不過近年香港人都很喜歡以台灣為榜樣，你認為是甚麼原因？

答：「其實不只香港人，新加坡人也常跟我說台灣的好，你說香港人沒投票權羨慕台灣，那新加坡有權投票吧，不過那是一黨獨大，所以又是另一個問題，我相信只是大家把內心的不滿轉化成對台灣的羨慕。台灣雖有投票權，可是卻換成只是藍綠之爭，把很多東西都毀掉，變得很短視，這就是選票治國的結果。舉個例子，近日台灣開放國內學生到台灣讀大學，可是又因為藍綠問題，所有國內的學生都不能申請獎學金，全世界的學生都可以，唯獨大陸學生不能，很不合理，就是政治造成的問題。其實台灣的真正動力來自民間，這當然可說到因為 80 年代以來，民間連鎖推倒國民黨，有所調整所致，台灣的民間力量很豐富，跟在電視上看到的政黨紛爭很不一樣。好像你說台灣的旅遊文化，也就是一些年輕人用心經營的一些成果。舉個例子，台北的同志運動大遊行已成為整個東北亞地區最具代表性，而西門町紅樓一帶也成同志社區，雖然台灣內部也有很多人不喜歡，不管怎樣，這些東西依然繼續發生，這跟國家也沒有關係，是民間由下而上的推動，是沒辦法阻止的一些力量。

當然今天的台灣不是沒有問題，而且有些是很嚴重，像民間一些保守勢力的出現，不過至少是還有一個空間，然而最重要一點可能是，台灣跟其他華人地區不太一樣的，基本上是你想說甚麼就可以說甚麼，說話是否傷害別人的情感則由你判斷，只少你是不會被拉。不過，很多問題尚待處理，例如各種持不同政治立場的民間團體如何相互對待，政黨政治問題，特別是在大陸的議題上，還是沒有共識。」

教授的圈子原來也在大學講堂、學術會議外，陳光興也喜歡走到大街小巷去感受城市。看過他在網誌內寫了很多新加坡的食店，「那個時期剛巧時間較多，只是隨便作一些記錄，不過我卻是喜歡從吃的地方、住的地方去觀察。」這次他乘嶺南大學之邀請到訪，兩星期時間留守屯門，他說沒太多時間到處逛，只在附近走走，預設他是個喜歡找吃的人，頓時想到了屯門的藍地大街。那一天他去找藍地的季季紅了，然後再去元朗，「即使是最熱鬧的旺角，其實只要離開大街，都會感受到當地小市民的人情味。香港也跟台灣一樣好玩！」